

犹 大 之 吻

(英) 维多利亚·霍尔特 著

王 德 杰 译

秭 佩 校

甘 肃 人 民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失去双亲的弗朗西恩小姐因难以忍受其祖父的暴君式统治和对自己婚姻的粗暴干涉，跟随一位外国大公的继承人逃离灰石头庄园。一年多以后，传来这位大公继承人同弗朗西恩小姐双双被人谋杀的噩耗；于是，弗朗西恩的妹妹菲力帕·尤厄尔远离故国，对姐姐被害的真相进行调查。小说以此为主线，生动地描写了一系列爱情悲喜剧以及争夺继承权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形象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丑恶及弊端。

全书情节紧凑，故事曲折迷离，富于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犹 大 之 吻

〔英〕维多利亚·霍尔特著 王德杰译 种佩校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5.375 插页2 字数122,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6,300

书号：10096·326 定价：0.64元

作者简介

《犹大之吻》是英国女作家维多利亚·霍尔特的优秀作品之一，写于一九五九年。

维多利亚·霍尔特是英国当代著名的多产作家，作品有一百多部。其中著名的有《神秘的女人》、《国王的诅咒》、《遥远孤岛的主人》、《骄傲的孔雀》、《犹大之吻》等。以上作品，均被选入影响很大、畅销世界的美国《读者文摘》中。

她的小说流行于许多国家。她的作品描绘了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极为广阔的领域，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罪恶，认为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是罪恶的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摧残下，广大劳动者被迫过着悲惨的生活，显示了她创作的重要价值，但是，由于作者的局限，对资本主义制度还抱有幻想，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大都有一个幸福圆满的结局。

小说《犹大之吻》围绕女主人公菲力帕·尤厄尔调查姐姐被害之谜，展开了曲折迷离的故事情节，描写了爱情的一系列悲喜剧及争夺继承权的错综复杂的斗争。整部小说扣人心弦，引人入胜，富于戏剧性和传奇色彩。

目 次

灰石头庄园.....	(1)
格兰特庄园中的陌生人.....	(37)
访问教堂.....	(53)
凶杀嫌疑.....	(78)
猎墅.....	(98)
英语女教师.....	(109)
克陵根石崖.....	(150)
“上帝在天堂”	(163)

灰石头庄园

得知姐姐被杀害时，我差不多十七岁了。那时我们分别已将近五年，我每天都在思念着她，盼望着能同她欢乐相聚，并因为不能与她见面而伤心。

在弗朗西恩出走以前，我们之间非常亲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因为我比她小五岁，想得到她的保护。父母去世，我们搬到灰石头庄园之后，我更需要人保护我。

父母去世时，我才十岁。回忆起他们在世时，在我看来，我们就好象生活在天堂一样。“看景要往远处走”——弗朗西恩常用这句话来安慰我。那意思是说，我们在卡利普斯岛上的日子，并不见得十全十美，或许灰石头庄园也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令人沮丧。

虽然从外表上看，弗朗西恩就象德累斯顿的瓷器一样脆弱，但是她对生活的实际经验却比我见到过的任何人都丰富。她是一个脚踏实地、应变自如、从不气馁而且十分乐观的人。说真的，我总是相信，无论弗朗西恩决定做什么，她都能够成功。当我在灰石头庄园阁楼上看到格雷斯姑妈箱子里的剪报时，我怎么都不能相信，其原因就在这里。我跪在那里，手捧剪报，那上面的字在我眼前跳动着：

上星期三早晨，发现鲁道夫·冯·格鲁顿·富克斯男爵被杀死在布鲁克森斯坦茵格鲁坦尼亚省他的猎场寓所的床上。和他一起遇害的是一位年轻的英国妇女，其身份尚且不明。据说在此惨案发生之前，她在此已陪伴他很久了。

另外还有一份剪报：

在格鲁顿·富斯克凶杀案中，那个被害妇女的身份现已查明，她的名字叫弗朗西恩·尤厄尔，与男爵交友已久……

天哪，真让人难以置信！男爵是弗朗西恩的丈夫。我记得很清楚，弗朗西恩是怎样告诉我她就要结婚，我又是怎样强制着自己力图摆脱由于失去她而产生的孤独之感，竭力为她的幸福而高兴。

我一直跪在那里，膝盖疼痛，两条腿都痉挛了。在昏昏迷迷之中，我回忆着她和我一起时的往事……

我们同深受我们爱戴，但却十分不讲实际的父母一起，在地中海卡利普斯岛上度过的田园诗般的童年岁月，是最美好的时光。那时我还不真正懂得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什么经济上的困难，也不去注意父亲的工作室已有多久没有顾客光临。

我们的父亲是位石雕艺术家，他能雕刻丘比特和普赛克以及波涛中升起的维纳斯的可爱的形象，游览者来时，这些作品便出售给他们。母亲是父亲最中意的模特儿，其次就是弗朗西恩。我也曾经摆过些姿势。虽然我长得不象姐姐和母亲那样美丽与窈窕，但是他们从来也不反对我当模特儿。我长得象父亲，直楞楞的棕色头发，略带绿色的眼睛，以及被弗朗西恩称作“莽撞”的鼻子。我的嘴相当大，我姐姐却说我的鼻子“落落大方”，因为

她是一个很会安慰人的人。我母亲象仙女般的美丽。弗朗西恩长得很象她：卷曲的金色头发，黑睫毛、蓝眼睛和漂亮的嘴巴。尤其重要的是母亲和姐姐都具有一种惹人怜爱的女性的体态。男人们见了这种体态，不由自主地争着向她们献殷勤，讨好她们，保护她们免受世间的艰辛。我母亲也许还需要这种保护，但弗朗西恩则决不需要这种保护。

在那漫长的温暖日子里，我们常常把船划到蓝色的环礁湖玩耍，在湖水里游泳。我们的家庭教师安东尼欧也不时地给我们上些杂乱无章的课。他给我们上课，是以我父亲给他一件雕刻品为代价的。弗朗西恩向他保证说：“等我父亲出了名，这件艺术品会值很多钱。”她虽然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说起话来却很容易使人信服。安东尼欧相信她，对弗朗西恩很崇拜。每一个人都好象都崇拜弗朗西恩。

这样过了好久，我才开始为母亲的多病而忧伤。她躺在父亲工作室外面她的吊床上，旁边总是有人和她谈话。父亲告诉我，起初，岛上的本地居民是不欢迎我们住在这里的。我们是外国人，而那些土著是个偏狭的民族，是一些以栽培葡萄及采掘我父亲雕刻用的那种雪花石膏为业的古老家族。但是，当他们逐渐认识到我们准备象他们那样生活的时候，他们就接纳了我们。“这是你们的母亲把他们争取过来的。”父亲常这样说，“从此以后，在我们门外的台阶上总是有些当地人放的小礼物。弗朗西恩出生时，我们家满院子都是来帮忙的人。你出生时也是这样，皮帕。”

弗朗西恩总是渴望了解一切事物。她热中于了解岛上生活的一切，甚至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放过。例如，葡萄收成好坏的原因；维托雷亚·古扎结婚的盛宴值多少钱；谁是伊利莎贝塔·考

尔德雷的孩子的父亲……。

“人们说，”安东尼欧提醒弗朗西恩说，“那些想知道一切，刨根问底的人，总有一天会碰到些不愉快的事的。”

“在英国，人们说，‘好奇的猫儿命不长’”。弗朗西恩针锋相对地对他说，“我不是猫，但我就是要好奇，即使落个短命鬼，我也毫不在乎。”

当时我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虽是逗笑，如今回忆起来，我却依然记得很清楚。

岛上的生活是极其愉快的。温暖的阳光照射在我们的皮肤上，树木和花草发出扑鼻的香味，蓝色地中海的海水向岸边冲击，发出动听的哗哗声。这种梦幻般的景色就环绕在母亲轻轻晃动着吊床的周围。当有游览者到工作室来的时候，总是由弗朗西恩接待他们。游客们大都是从法国和德国来的。和他们打过几年交道之后，我们也能听懂他们的话了。弗朗西恩用雕有木槿花的杯子，为他们端出来一杯杯美酒。游客们对此很感兴趣：一个美丽的姑娘，端着雕花酒杯伺候他们，对这样醉人的下午，我相信他们很久都难以忘怀。

在那距今已很久远的年月里，我们就这样生活着，不曾有过任何奢望，也没有想到我们的生活会发生变化。可是，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终于，难忘的一天到来了。

那是在九月里——收获葡萄的季节。这在岛上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节。每年这个时候，弗朗西恩和我总是同岛上其他年轻人一起去参加“踏葡萄”^①。这时，一位老人在旁边用提琴演奏威尔第的歌剧中的曲子，我们都起劲儿地唱着，老年人坐在那

^①踏葡萄：是意大利等地酿造葡萄酒时的一道工序。将葡萄装进大池子，年轻人上去踩踏，压出汁液。

儿看着我们，用那粗糙的双手抱着膝盖，眼中充满了缅怀往事的神情。

我最喜爱的一首诗叫《收割者和鲜花》：

有一位收割者名叫死亡，
他手中的镰刀闪着寒光。
长须的谷子他一气收尽，
其间的花儿也跟着遭殃。

弗朗西恩向我解释，“这首诗的意思是，年轻人就象庄稼丛中的野花，有时碰到刀刃之下，也被割倒了。”她的意思好象是说，她自己就是那些无名野花中的一朵。恰巧，我们的母亲先去世，而她也象一朵花一样，正当风华正茂之时被杀害了。

母亲的去世是可怕的。早晨，弗朗西恩给母亲端去牛奶，发现母亲宁静地躺在床上。后来她说，“看到母亲那样安静地躺在那里，我就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

父亲象疯了一样，我也已经懂得我们的一切都将发生重大变化。若不是弗朗西恩，我们的家会变得不堪设想。虽然弗朗西恩当时仅仅十五岁，但是她马上就承担起了全部家务：卖雕刻品、做饭、与买主洽谈生意，还要照顾父亲和我。

在这令人沮丧的几个月中，我觉得自己发生了变化。虽然我才十岁，但我感到我已经不是孩子了。

父亲继续雕刻着他的工艺品，但他刻刀下的人物形象却失去了以前的魅力。在这一段时间里，他给我们讲了许多往事。常常是在晚上，我们坐在伸向海面的绿色斜坡上，他讲述着来这个海岛以前的生活。这些事，他原先是不愿意讲的；我们很快就明白

了他不愿意讲的原因。我想，任何一个在灰石头庄园住过的人，都想尽快地离开它，甚至会极力忘记自己曾经在那里生活过。

“尤厄尔家族在灰石头庄园已经生活了四百年。”父亲对我们说，“我们的祖先在伊丽莎白登基之时，就建造了它。那是一座豪华、古老的建筑，简直是一座大厦。但是对于我来说，它却活象座监狱。”他皱着眉头接着说，“你们两个是不会知道的，你们的生活充满了爱。不错，我们是穷人，但是，你们所享受到的父母的慈爱却是丰厚的。”

我扑到父亲的怀中，他紧紧地抱着我。“小皮帕，你不是一直很幸福吗？还记得‘皮帕之歌’吧？你的名字就是按照这首歌起的。‘上帝在天堂，世上的一切平安无恙。’”

“是的。”我答应着，“是的，是这样的。”

父亲停了一会儿，继续说：“你们的祖父是个好人，不作一件错事。但是，有时候，好人与作恶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不舒服的。”

弗朗西恩低声要求：“给我们讲讲祖父吧。”

“他为他的家族自豪。”父亲说，“我们家族的成员向来都是军官、政治家、乡绅，绝没有艺术家和诗人。‘作诗不是男子汉干的事。’你们的祖父常常说这句话，以表示对诗人和艺术家的厌恶。你们可以想象，当他知道我要当一个雕刻艺术家时会怎么样。”父亲摇了摇头，又说，“他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作为他唯一的孩子，我只能沿着他的脚印走，去学习经管家业，完全象他那样，一丝不苟地了此一生。”

“可是你并不想那样做。”弗朗西恩插话说。

“是的。我恨透了灰石头庄园的一切！我恨那所房子，恨父亲的统治，恨他对待我们所有人——母亲、妹妹格雷斯和我自

己——的态度。他是一个暴君，要求别人绝对服从他。后来……我遇到了你们的母亲。”

“给我们说说那个时候吧。”弗朗西恩请求道。

“她来到庄园里，给你们姑妈格雷斯做衣服。她是那么温柔，那么娇嫩，那么美丽！就是因为遇见了她，我才下定了决心。”

“你们决心从灰石头庄园逃跑？”弗朗西恩问。

“是的，我们跑了出来寻求自由，并且，我们决不为此感到遗憾。”

“多么浪漫，多么美妙！”弗朗西恩低声赞叹着。

“开始，日子是很艰难的。在伦敦，在巴黎，我们千方百计地去谋生。后来，我们遇到了一个好人，他把他在这个岛上的雕刻工作室送给了我们，于是我们就来到了这里。日子虽然艰难些，但我们却过得自由自在。”

“爸爸，我们也一直是非常幸福的。”弗朗西恩坚定地说。

“任何姑娘也比不上我们幸福。”

就在这次谈话的几个星期以后，我们的父亲淹死了。他乘小船到环礁湖去，途中突然起了风暴，小船倾覆，父亲猝然丧生。后来，我真想知道，为了生存，他是怎样与风浪搏斗的。母亲死后，父亲一定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就这样，人们把他安葬在邻近橄榄树丛的小公墓里的母亲身旁。

岛上的朋友对我们姐妹俩寄予无限同情。人们争相给我们送食品，安慰我们，使我们在悲痛中感到了温暖。

“大家待我们很好。”弗朗西恩对我说，“但是，这不是长久之计，现在是需要认真地考虑一下将来生活的时候了。当然，我可以与安东尼欧结婚。”这时她仅仅十六岁，而我才十一岁。

“你不能。”我说。

“我喜欢他。但是你说得对，我不能。”说话间，我看出他的眼神流露出她已经有了一个主意。她说，“我们走吧！”接着，她向我解释说，我们再也不能在这个岛上住下去了。“现在的情形与我们父母在世时不同了，而且，我们留在这里干什么呢？”

不久，弗朗西恩收到了一封信，解决了我们的难题。

“一个律师寄来的。”她看完信后说，“是咱们的祖父马修·尤厄尔爵士请的律师。考虑到我们目前的不幸处境，马修爵士希望我们马上回英国去。他还说我们合法的家是灰石头庄园。”

我凝视着她，被这突然的消息惊呆了。但弗朗西恩的眼中却闪烁着跃跃欲试的光芒。

“哦，皮帕，我们就要进入监狱了！”她风趣地说。

与岛上朋友们分别的情景激动人心。从某一方面讲也是一件好事，因为它结束了我们因失去父母而阴郁的心情。当时，我们还没有开始体验失去父母是多么巨大的损失。

安东尼欧难过地接管了雕刻工作室。“是的，你们最好还是去那里。”他说，“马修·尤厄尔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你们就要象贵族家的小姐那样生活了。”

律师办事处来了一个男人。他把我们接到了新家。他的名字叫康塞欧，穿着黑色的长外衣，头戴闪着亮光的高帽子。这一身打扮，使他在我们岛上很显眼。

他与我们刚见面时很腼腆，但是，弗朗西恩很快就使他不那么拘束了。

父亲去世以后，她变得威严起来，非常象个“弗朗西恩小姐”，她的地位就象比我这个“尤厄尔·皮帕小姐”高一级似

的。

同岛上的朋友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以后，我们便开始了漫长的旅程。从前，我们曾经坐着小舟去过大陆，但是坐火车这还是第一次。我们感到非常有趣。

一路上，人们纷纷向弗朗西恩投以注视的目光。我早就知道，人们总是爱看她的，就连康塞欧先生，对她也象对待一位年轻漂亮的妇女一样，而不是把她看成一个孩子。我认为，她介乎二者之间，因为她在某些方面很天真，而在另一些方面却又十分成熟。

我们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后，在康塞欧先生的慌乱中，错过了去普鲁斯顿·卡斯特艾尔的火车，去灰石头庄园就在那一站下车。离下趟火车开车还有好几个小时，康塞欧先生领我们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里。在那里，我们美餐了一顿。当老板娘知道我们还要等几个小时的时候，她建议说，“你们为什么不去领略一下附近的乡野风光呢？你们可以坐我们的马车在这周围转一转。”

康塞欧先生认为这个建议不错。因此，我们得以参观不远处的比尔雷教堂。弗朗西恩一看见它，就欣喜若狂地喊起来。这座教堂是用灰石头砌成的，是十二世纪诺尔曼式建筑。弗朗西恩说，“你一想到它在那里矗立了那么多年，就会为之神往。”康塞欧先生好像是建筑方面的权威，我们边看，他边给我们讲解这座教堂在建筑方面的有趣特点。吸引我们的并不是它的长廊、高墙、拱顶和大柱子，我们感兴趣的是它里面的那股潮湿的怪味，发亮的家具和五颜六色的玻璃窗。弗朗西恩说，“我结婚时，一定要在这座教堂里举行仪式。”

康塞欧先生提醒我们该回去了。于是，我们回到小客栈，再

从那里去车站。火车把我们拉到了普鲁斯顿·卡斯特艾尔车站，一辆马车正等在那里。车身上有一枚精制的族徽。弗朗西恩推推我说，“看，尤厄尔家族的族徽，我们的族徽！”我们俩都很激动，随之，恐惧也油然而生。在千里之外开开“监狱”的玩笑是一回事，现在，再过一小时，就要被监禁在那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一个面孔严峻的马车夫走到我们跟前说：

“康塞欧先生，请上车吧！”说完，他的目光就落在了弗朗西恩身上。她披着一件朴素的灰斗篷，头戴一顶草帽，帽子中间插着一朵菊花。弗朗西恩虽然衣着简单，但看起来却十分迷人。

“请上车吧，小姐们。”马车夫说。

马蹄在路上疾驰，掠过了路旁绿色的树丛，穿过了林荫小道，来到了一个铁制的大门前。一个小伙子立即打开了大门，马车飞快地驰过去，在房子前面停下来，我们下了车。

姐姐和我手拉手地站在那里，打量着面前这座被父亲称为“监狱”的建筑。

这的确是一座庞大的建筑，全用灰石头砌成，确实与它的名字很相称。大门的两侧各有一座塔楼，它虽然是那样富丽堂皇，却使我望而生畏。

弗朗西恩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好象在鼓舞我的勇气。我们向巨大的前门走去，门开了，一位头戴古板帽子的妇女站在门口，上下打量着我们。这时，马车沿着高高的拱道朝院中驶去。

我们走到门口，那位妇女向康塞欧先生说：“您好，先生。我是管家格里夫斯夫人。主人在等候您。”

康塞欧向我们笑了笑，象是让我们放心。他对我们说：“走吧。”



我决不会忘记跨进那座房子的每一步。我想，这既是我们祖先的房子，以后也是我们的监狱。大厅的顶是拱形的，地板是用厚石头铺成的，四周的墙壁上挂着明光锃亮的兵器，我们的祖先可能曾经使用过它们。这一切，使我感到兴奋，也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我向弗朗西欧看去，她装得很勇敢。这说明，她心里也很害怕，只是不流露出来罢了。

“主人说请你们直接去见他。”女管家说。她身体肥胖，向后梳着的灰白头发被白色的帽子覆盖着，小眼睛，紧闭的嘴象口陷阱。看来她与这座房子倒是极相称的。

“请这边走。”她领我们拐了个弯，上完了一层华丽的楼梯，沿着走廊来到了一个门前。

管家上前敲了敲门，里边传出了声音：“进来。”

我们走了进去。房间里光线黯淡，挂着厚厚的帷幔，摆着几件浅黑色家具。而在这里却坐着统治这个房子的我们的祖父。

马修·尤厄尔爵士长着长而浓密的大胡子，坐在一把王座似的大椅子上，活象圣经上说的“先知”。在他旁边坐着的可能是我们的姑妈格雷斯，父亲曾经给我们谈到过她。与祖父相比，她的形象显得那么矮小，那么黯然失色。

“啊，你把我的孙女们领回来了，康塞欧先生。”祖父说完，又对我们说，“过来。”

弗朗西恩向他走去。“嗯。”他仔细地上下打量着我们，既不吻我们，也不握我们的手，只是打量着我们，似乎觉得我们令他厌恶似的。“我是你们的祖父。”他说，“这里如今就是你们的家了。我希望你们今后的言行要配得上这个家。毫无疑问，你们有许多东西要学；从现在开始，你们就要生活在文明的人们中间了。”